

铅笔木屑

By 茵长

小时候削铅笔，我喜欢让木屑连成一圈，不要中途断掉。转得太快容易碎，太慢又会卡，我便屏住气，一点点转，等那条薄薄的木边卷起来，才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很精细的事。真正要用的笔反而暂时放在旁边，我先看那一小圈卷曲，边缘带着铅笔原来的颜色，像从笔身上脱下来的花边。母亲让我赶紧写字，别玩，我说马上，把木屑轻轻摆在纸角。写到一半，手臂扫过，它便碎了。我有点懊恼，试着拼，薄片却不再肯保持原先的弯，只好收进废纸里。第二天仍然会期待削出完整的一圈，仿佛昨天的失败没有影响今日的计划。后来换成按动铅笔，很久不需要削。某次上美术课重新用木杆铅笔，刀片刮下第一片时，那股熟悉气味一下出来。我低头看，屑很短，不可能绕成圆，还是忍不住多停了一会儿。同学问笔好了没，我说好了，便递给她。桌上留下几片带颜色的薄木，她画线，我把那些收拢。如今我知道它们很容易碎，倒没再特地留下，只是扫走以前，仍然喜欢看一眼那条细细的边，确认刚才那一点完整的颜色，是怎样从笔上慢慢转出来的。

By 酒獠

削铅笔是一件很容易偏离原定目标的事。我最初只是想把断掉的笔芯修好，削着削着，开始追求对称；发现一边稍厚，又补两下；两边终于差不多，笔尖却被自己弄断，只能重新开工。最后得到一支明显变短的铅笔，以及足以证明我今天动手很多的木屑。至于作业，仍然一字未写。电动削笔器看着能解决问题，实际只是让成果来得更快，也让削过头变得更有效率。我按下去，听见声音，非常满意；拿出来看，尖得有点不真实。朋友让我别再试，我说最后一次，她把铅笔接走，直接在纸上画了一条线，证明它早已达到工作要求。后来我便尽量先确定需要什么。写字不必像做模型，画阴影也不是所有时候都靠最细的尖。笔能正常用，就开始用，不再把准备环节延长成一项足以独立汇报的工程。只是清理削笔器时，仍会惊讶里面怎么有这么多木屑。那些几乎没察觉的转动，积累起来很有分量。我倒出来，把盒子擦净，再看看桌上的几支短笔，终于承认它们并没有自己偷偷长大又缩回去，失去的那些长度，大部分确实经过了我非常认真、但未必要的处理。

By Fallon

小学的铅笔盒里常有木屑，不知道怎么进去的。也许削完没有清干净，也许只是桌面一乱，合盖时顺手带进。打开以后，气味混着橡皮和纸，成为我那时对上课很具体的一种记忆。多年后再闻到相近的味道，先想到的不是哪门课，而是早晨把铅笔一支支排在桌上的动作。我有阵子特别爱咬笔尾，母亲提醒过很多次，后来在上面套了一截小管。我不太喜欢，觉得不像别人的笔，又不好拆掉，因为每次真想拆，便会想起她昨天刚认真装好。那截东西后来不见了，咬笔的习惯也慢慢改，只有某些旧笔留着很浅的牙印。整理抽屉时找到一支，短得快握不住。我原先想留，放进盒子，又取出来试，写出的线仍然清楚。于是用它记完一小张清单，笔尖钝了，削一下，新的木屑落在手心。熟悉的气味很轻，并没有像电影里那样，让整个童年忽然完整回来。我记起的只有几件：窗边那张桌子，母亲让人别把屑留在地上，以及自己捡起一片，试着压平。清单写好，笔仍放在桌上。我没有为它专门找一个收藏的位置，第二天需要时，又拿起来写了几个字。

By 霁声晚

削笔器里倒出的木屑，带着一股还没有完全散掉的木头气味。我小时候以为树里面都是这种味道。院子里有棵树，下雨会黑一截，我绕着看，找不到可以闻到里面的地方。父亲不许我乱刮树皮，只从工具箱里拿一小块木料，让我凑近。我觉得不像，怀疑他给错了树。如今知道不同木头有不同气味，倒不再像那时一样，坚持一支铅笔应该告诉我整棵树的事情。有阵子写不出作文，我把铅笔削得很勤。桌上总有薄薄一层，黄褐色，边缘缀着笔身的绿。我用指甲挑起一片，它沿着原来的弧度蜷着，像很小的、没地方别上的衣领。文章的开头还空着，垃圾桶倒渐渐满了。母亲经过，看见纸上只有标题，问是不是题目太难。我说笔不好用。她把铅笔拿过去，在空白处轻轻划了一道，线很清楚。我们两个人看着那道线，一时谁也没说话。我有点生气，因为这支笔在她手里表现得那么配合。她走后，我没把那道线擦掉，在旁边写了第一句。写得很差，字也挤，第二句又划掉。手臂蹭到木屑，沾了一点绿，我抖开，继续往下写。窗外有人推着车过去，车轮在砖缝里一格一格响。我写到一半，终于忘了笔尖是不是足够锐利，直到握笔的手停下来，才发现那股木头气味已经淡了。

By 青川渡鸦

我以前以为，一整圈木屑说明铅笔削得好。后来替人削，特意慢慢转，木屑果然漂亮，拿出来的笔却不适合她当时要画的线。她没有责怪，只自己又调整了一点。我站在旁边看，才发现自己一直注意离开铅笔的部分，反倒没认真确认剩下的笔该是什么样子。这种偏差并不只发生在削笔上。做事情时，有些附带结果很容易看见，也容易展示，于是我便拿它们判断过程是否成功。真正要用的人却面对另外的问题，未必在乎那条边是否连贯，有没有绕成完整的小圈。后来我先问用途，再决定怎么削。自己用也一样，不为了追求完整木屑不断重来。削好的笔放到纸上试一笔，合适便停，不合适再调。这个步骤普通，结果却比盯着小盒里是否好看更直接。当然，我仍然觉得木屑有时很好看，也会停下来多看一眼。只是喜欢它，并不需要连带假设这次准备做得格外正确。笔和木屑可以分别接受判断，一个拿来完成之后的事，一个按需要清理。等纸上真正出现想画的线，才比较有把握说，刚才那几圈转动，至少没有只忙着生产漂亮的废料。